

粤海散文原创文库

1

粤海来风

广东省作家协会
散文创作委员会
编



SP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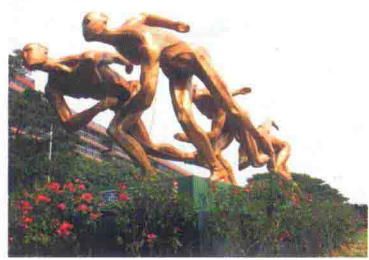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粤海散文原创文库

1

粤海来风

广东省作家协会
散文创作委员会
编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粤海来风 / 广东省作家协会, 散文创作委员会编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360-7337-1

I. ①粤… II. ①广… ②散…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5729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扉页雕塑: 洪 波
责任编辑: 林 菁
技术编辑: 陈诗泳
封面设计: 林绵华

书 名	粤海来风 YUEHAI LAI FE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瑞宝路)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7.25 1 插页
字 数	330,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编委会

主 任 张宇航
副 主 任 左多夫 熊育群
编 委 范若丁 筱 敏 高凯明 陈剑辉
 詹谷丰 艾 云 李存修 张振金
 黄国钦 东方莎莎 黄 刚 刘迪生
理 事 伍启迪 张伟平 黄柱焕 周广荣
 赵 文 阮庭芳

主 编 左多夫
常务副主编 东方莎莎
副 主 编 刘佑局
编 辑 陈惠琼
实 习 编 辑 王晓娜 钱婷怡

目 录

壹 P001-P070

002	回望马口：寻觅南洋客走过的足迹	吴赤峰
010	千年东坡墨砚香	盖龙云
013	牛田洋日出	郭小东
016	解读明天（外一篇）	西中扬
021	山村里的星光（外一篇）	唐德亮
025	花之城	高小莉
031	大隐隐于市	刘小玲
034	初秋时节漫谈蟹	陈国材
040	情漫三沙永兴岛	苏圻雄
043	佛门一日	李清明
047	情迷报春第一枝（外一篇）	王成钊
050	撷拾城市印记	杜璞君
054	爱，是别离	王景喜
058	舌尖上的东涌	何 霖
060	唐代岭南三宰相	黄山长
063	再回凤岗村	林秋萍
067	心中闪烁不灭的灯	郭 晨

贰_____ P071-P152

072	我们的野人	谭光荣
080	悠悠沱江水	卢锡铭
084	角度	李国伟
086	我的大舅妈	宋晓琪
090	莲花上的香巴拉	东方莎莎
095	水手老马	米军喜
099	从大兴安岭到呼伦贝尔草原	伍嘉祥
103	陈年旧事	聿 扬
107	俄罗斯文学：我创作的摇篮	黄天源
114	塞纳河畔三题	林 菁
119	耳朵里住着一尊神	何立文
126	王村写真	刘 强
128	墙缝里的小草	李明国
131	我的“熊猫馆”	夏 菁
135	女儿成长记	黄曜华
142	大姐	王 璐
147	墨尔本散记	江 柳

叁_____ P153-P186

154	上太行	张宇航
160	青瓷（外四章）	黄 刚
165	高原的界碑	杨国平
169	山野之上，高悬着星光嘹亮	刘 虔
177	圣托里尼岛的落日（外三章）	蔡照波

179	春天，在珠海斗门水乡（外三章）	黎少雅
182	历史怀想（外一章）	王 元
184	故乡的水井	杨立谦

肆 _____ P187-P269

188	南沙星空下的生命与文明之思	徐肖楠
194	《千字文印谱》篆释的文化价值	左 夫
196	高原纪行	黄国钦
202	人在帕米尔	南 翔
208	雨	黄金明
213	回魂茶	钟晓毅
215	渐远的马蹄声	任 蒙
220	散记叶君健	张锦江
226	一生行走霞客路	李存修
229	“三杯酒”记	谢新源
232	灶的念想	陈晓虹
235	瞭望地平线	周伟兵
239	革命圣人与凡夫俗子	徐春平
241	妈妈留给我的菩米	李育波
244	一个渐冻人的心语	张 红
250	乡村婚礼	蔡秋川
254	享受大海	安永强
255	我把你的笑声存好	张创辉
257	南方十年	谢松良
261	忆念少年赤脚行	陈国才
262	向往美丽	文增裕
265	一杯难以忘怀的工夫茶	林继宗

壹

回望马口：寻觅南洋客走过的足迹

吴赤峰

岁末时节，我与茂名的几位友人一道，应马来西亚有关华人团体之邀，前往马来西亚访问。

流逝的时光拉近了时空的距离。当年的南洋客需要耗时二十来天，风尘仆仆长途跋涉漂洋过海九死一生才能抵达的南洋，我们乘坐南方航空公司舒适的班机，仅用了不到四个小时，就从广州飞抵了吉隆坡。

孰料吉隆坡国际机场就像个迷宫，我们下飞机后穿行在几个大厅到处寻找托运的行李，没想到领取行李却要坐上轻轨去到几公里外的另一处建筑群里。当我们终于取到行李走出机场时，迎候我们的主人已在夜幕中静静伫立了两个多小时。

看到来接我们的竟然是两位年过六旬的长者，一股油然而生的感动，不期然就漫上了心尖。熟悉他们的同伴介绍，他们一位是森美兰州马口高州会馆的会长拿督温锦昌局绅，一位是署理会长、准拿督梁浩财。为了表达对中国故乡客人的欢迎，他们特意从两百多公里外的马口开车到吉隆坡机场来迎接。我们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出席马口高州会馆成立五十五周年庆典活动。

离开机场，便直接前往马口。

在车上一路交谈，我终于弄明白了“拿督”的含义。在马来西亚，拿督是皇室授予的一种荣誉勋衔。这种封衔制度有些类似于欧洲的爵位制度，不过要复杂得多。其勋衔分为很多个等级，其中最为人们熟悉的有“敦”“丹斯里”“拿督斯里”“拿督”等。所有这些称号都源自马来语的音译。前总理巴达维就是不久前获封为“敦”的，这是最为尊贵的勋衔，只有极少人能够获此殊荣。获颁“拿

督”的人数相对较多，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马来西亚著名女影星杨紫琼也荣获了“拿督”勋衔。

在高速路上边走边聊，不觉车已行至森美兰州首府芙蓉。拿督温担心我们在飞机上没有吃饱，又专程把我们领到芙蓉城内一处广东人开设的餐馆宵夜。虽然已近午夜，餐馆里却还颇为热闹，吃着广东风味的粥点，仿佛置身在广东某个小城的夜市。

到达马口下榻的旅店时，已近凌晨两点。

马口是个不大的城镇，是森美兰州仁保县所在地，县城只有两万多人。一条笔直的公路从城边穿过，城区的建筑简洁、干净，没有什么豪华的装饰。路上也没有拥挤的车流和人流，显得格外宁静。就是在城区最大的超市里，也只有很少的人在购物，完全见不到国内司空见惯的熙熙攘攘的人群。

这也难怪，森美兰本就是地广人稀的地方。它位于马来半岛西海岸中部，北面是吉保和武弄两条山脉和绵延不绝的丘陵，南面是沿海平原。这里森林茂密，物产丰饶，土地肥沃，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在全州66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只生活着约100万人，而这100万人口中，却有40万集中在首府芙蓉，其余六个县的人口就更为稀少了。

相比马六甲和槟城等华人集中的地方，森美兰州的华人并不算多。但由于马来西亚的华人基本都聚居在城镇，马来人和印度人则主要生活在乡村，城镇里的华人依然占据很大比例。马口的华人以广东人居多，仅仅是高州籍的同乡就有1000多户。华人的社团不仅有高州会馆，还有客家会馆和泮江会馆，以及福建会馆和广西会馆。这里的华人多数讲粤语，子女从小在华人学校读书，个个都会说华语、粤语、马来语和英语。这些华人大多靠经商谋生，不少人在乡村还拥有自己的庄园，雇请印尼人和马来人为工人，种植油棕、橡胶和各种热带水果。也有部分华人涉足金融保险业，或成为各类专业人士如医生、科技工作者等。

温锦昌的家离我们下榻的酒店不远。那是一座两层的楼房，一栋两户，类似国内的连体别墅。进门是个不太大的院子，种满了各种花草，车库里停着两台漂亮的小车，楼上正面的走廊上悬挂着一排大红灯笼，这是当地华人家庭最显著的标识。我们遵从马来西亚的习俗脱鞋进到宽敞的大厅，宛如翠玉似的地板散发着温润的气息。大厅里的墙上，挂着温锦昌荣膺太平局绅和拿督勋衔时获赠的金匾，上面醒目地写着“为国为民”和“名孚众望”的烫金大字。

几位祖籍高州的华人乡亲也在温锦昌的家里，有人带来了一大袋刚从自家果园采摘的榴莲和红毛丹。马来西亚的榴莲举世闻名，这里的人也特别喜欢吃榴莲，而且要吃果实成熟自然坠落的榴莲，这在广州无论如何是吃不到的。我不知

道榴莲还有这么多品种：D25、D101、竹脚、猫生王……随便哪种都比广州可买到的金枕头品质要好。一般的榴莲味道清甜，而极品的榴莲如猫生王却是带点苦味的苦甜，吃后嘴里可留香很长时间。我们边品榴莲边聊天，同行的几位茂名朋友竟然都在这里遇见了自己的华人同乡，屋子里一时氤氲着浓浓的乡情……

来之前我曾查阅过一些关于森美兰的资料，森美兰的历史并不长，但它的开拓和发展却与华人有着不可分解的渊源。

最早来到这里的，是一群来自印尼苏门答腊的米南加保人。他们看中了这块美丽的地方，于是在这里驻足停留，拓荒创业，繁衍生息，并建立起了一些小的城邦。那是在15世纪中叶，距今500多年前。

米南加保是个聪慧勇敢的民族。让我颇为惊讶的是：他们虽然来自马六甲海峡的彼岸，身上却有着华人祖先的血脉。据印尼的史书记载，大约在公元前500年，他们的祖先从中国云南省启程，经中南半岛，越马六甲海峡，逐渐迁徙到苏门答腊岛西部的高原地区。他们看中了那里的充沛水源、肥沃土壤、凉爽气候以及丰富的资源，于是在那里定居。经过数十代的繁衍并与当地人通婚，他们的人口不断增长，其中大部分聚居在西苏门答腊，一部分分散在印尼其他岛屿和马来半岛的一些地方。

来到森美兰地区的米南加保人，最为独特的就是保持至今的母系社会习俗和独具一格的建筑风格。在米南加保人的族群里，女人掌握经济大权，母亲是一家之主，拥有家庭的财产归属、儿女婚事等各方面的决定权。女儿是家庭财产继承人，婚姻上实行男嫁女娶，婚后夫妻都保留原姓，子女则随母姓。这不禁让我想起生活在云南西北部高原泸沽湖畔的摩梭人，摩梭人至今也依然保持着大致相同的母系社会传统习俗，他们之间是不是存在着某种渊源？

米南加保在当地语中的含义是“胜利之牛”。他们的建筑有非常鲜明的特色，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屋顶的形状类似水牛的两只角。森美兰首府芙蓉的州回教堂和州秘书处大厦，以及在1992年改为皇家博物院的斯里孟南第皇宫，都是典型的米南加保建筑。而在云南，有的民族至今也依然保持着对牛角图腾的崇拜。

森美兰在马来语中是“九个州”的意思，这个名字来源于它的历史。随着这片土地的开发，外来人口也不断增加，这些小城邦之间渐渐产生了争夺土地和资源的利益冲突。到18世纪时，各城邦之间刀枪相对，混战不已，纷纷自立为王，相互兼并，最后分裂为九个州，各自为政。

九个州中，产锡最多的小州是双溪芙蓉。1872年，拿督万达为反对拿督克拉那征收锡米税而引发了内战。双方在邻宜河爆发激烈的争斗。邻宜河是芙蓉通

往马六甲的主要贸易水路，税收颇为可观。开始万达倚赖华族矿工的支持占据上风，克拉那为了扭转颓势，便去寻求英国人的支持。此时的英国人在马来半岛早已占据了槟城、新加坡和马六甲为自己的殖民地，对马来半岛其他地区丰富的锡矿、金矿和其他资源早就觊觎已久，便以索取邻宜河一半税金，并委派参政司协助管理该地区为条件，答应出兵扶助克拉那。万达虽然联合其他马来贵族和农民竭力抗争，仍被英国人打败。

1874年，英国殖民者扶持克拉那坐上了双溪芙蓉统治者的宝座，并委派自己的白人参政司掌管双溪芙蓉的政务。其殖民势力也趁机而入，不断扩张，不久就控制了这一带的九个小州，联合为森美兰邦。几乎与此同时，英国殖民者还利用马来半岛内陆封建割据的混乱状态，采取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先后把霹雳、雪兰莪和彭亨三个邦变成了英国的“保护邦”。随后，又把这四个邦组成马来联邦，成为英国的新殖民地。

这段史实说明，至少在19世纪中叶，森美兰地区就已经生活着相当数量的华族矿工。这些华族矿工，基本都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破产农民，在生活无着走投无路之际，冒死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当苦工的。

英国人在控制了马来联邦乃至整个马来半岛后，疯狂地掠夺这里的锡矿、金矿和橡胶、胡椒等资源。为了满足大规模开矿和开垦种植园的需要，更是大量引入外来劳工。来到马来半岛的劳工不仅有印度人、阿拉伯人，更有如潮水般汹涌而至的华人。华人下南洋，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跨国大迁徙，在持续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百上千万的华人来到南洋，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华人下南洋的大潮。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清朝封建帝国的末期。自“嘉道中衰”之后，国势积弱，吏治腐败，武备张弛，国库空虚。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把魔爪伸进中国，发起一次又一次侵略战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腐朽的清廷连遭败绩，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为支付战争失败的巨额赔款，无能的清廷和地主豪绅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加重了对农民的盘剥。各级官吏还层层加码，趁机搜刮民财，致使大批农民卖田卖地，流离失所。加上各地连续发生的水旱灾害，五谷歉收，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先是太平天国起义点燃了反清斗争的熊熊烈火，随后是捻军起义、小刀会起义、天地会起义……大清国内烽烟四起。大量破产农民走投无路，被迫离乡背井，外出谋生。但国内实业未兴，就业无门。所幸“天无绝人之路”，清廷在洋枪洋炮威逼下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唯一的“好处”就是解除了海禁。生计无着的农民，正是因为海禁开放，才兴起了向海外求生的念头。

这些农民大多身无分文，更兼对国外人地两生，只得通过“水客”包办，以“卖猪仔”的形式下南洋（马来亚、新加坡、暹罗、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还有到美洲）谋生。所谓“猪仔”，就是卖身当华工的农民，“水客”就是“猪仔头”，“卖猪仔”就是这些身无分文的农民通过与“猪仔头”签订契约的方式，将自己卖身去南洋为殖民者做苦工。“卖猪仔”有两种形式：一是契约工，即订约卖身三年、五年或十年，换取安家费和船费；二是赎单工，即出国船费由“猪仔头”先垫付，赎欠者在海外须受雇主控制，直至还清债款及利息。

“猪仔头”实际上就是外国殖民者的代理人。

起初，“猪仔头”为吸引人们下南洋都花言巧语许诺，凡是愿意去南洋的，可以发给安家费。但事实上，很多“猪仔”的安家费都被“猪仔头”私吞了。到了后来，更是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手段，明目张胆地诱骗甚至当街强抓青壮年去“卖猪仔”。当时广东许多口岸都设有“猪仔馆”，他们先是把骗来抓来的“猪仔”关进“猪仔馆”的铁笼子里，等凑够了可以装满船舱的人数就集中运往南洋。航行中“猪仔”们被囚禁于统舱，丧失自由，备受虐待，常有被折磨至死或自杀者。轮船通常要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颠簸二十来天甚至更久，统舱中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疾病流行，“猪仔”们常常成批死亡。故而这种船有“浮动地狱”之称，而这些被卖的“猪仔”，也被人称为“亚洲黑奴”。侥幸活下来的“猪仔”被送到南洋的采矿场或种植园，“猪仔头”可从每个“猪仔”身上获得最少一百大洋的报酬。而这些钱全部要由“猪仔”在买家手下干苦力来偿还。这种交易都以契约的形式来保证，在契约生效期间，“猪仔”们享受着奴隶般的待遇，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无论工作环境都恶劣都无法离开，所发工钱必须先分期偿还被“猪仔头”吞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点才是苦力自己的生活费。许多人到马来亚做了多年苦力，才把下南洋的所谓“安家费”和路费还清。有的一辈子都没有赚够回“唐山”的钱，甚至年纪轻轻就丧命在异国他乡。

大批的高州人下南洋，是在20世纪民国初期。那时的高州境域，包括现在的茂名全境，还包括现在湛江的吴川、廉江，云浮的罗定，以及广西的容县。20世纪20年代前后，粤西地区连续几年水灾，山洪暴发，洪水肆虐，房屋倒塌，农田村舍顿成泽国。无数灾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只得铤而走险，跨洋求生。短短数十年间，就有过百万人被裹挟进了下南洋的大潮。

高州人下南洋，以信宜人最为多。信宜人下南洋，得益于李季濂及其创办的锦纶泰。李季濂常年奔走于中国和南洋之间，多次目睹被“卖猪仔”的华工们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和悲惨境遇，一心想帮助那些去南洋谋生的乡亲们。他和那些“猪仔头”们对着干，要分布在各地的锦纶泰为没有盘缠下南洋的乡亲提供无息

贷款和最优惠的船票，提供沿途的住宿服务和种种方便。很多粤西地区的“南洋客”，都是经他的“锦纶泰”往返南洋。李季濂在马来亚也拥有自己的锡矿场和种植园，凡是愿意到他那里工作的乡亲，都给予妥善安排。那个时候，其他地方下南洋的华工，到南洋各国如印尼、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地的都有。唯独从信宜出发的“南洋客”，都集中于马来亚，而且人数特别多。现今仅仅是信宜一个县，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同乡就有四十多万人。

李季濂其人，今人多有不识，在20世纪初期的高州地区却是家喻户晓。李季濂出自信宜名门，官宦世家，他曾拥有诰授奉政大夫的正五品官衔，辞官从商前为罗定知县。身逢清朝末世，久居地方官场的李季濂，看透了朝廷的没落和官场的腐朽。尤其是当甲午战败，朝廷倾力打造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改良派戊戌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慷慨赴死之后，李季濂再也无法相信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了，一甩手辞去官职，结束了李家世代为官的历史。不久之后，他在身边一些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的亲戚朋友影响下，也毅然加入了革命党。辛亥革命前后，他创办了锦纶泰，以经商为掩护，来往于国内各地和南洋等地，义无反顾为革命筹款和奔波。因相貌酷似孙中山，他常不辞险恶，以替身身份出现以掩护孙中山。若不是在庇隆会议期间为保护孙中山而受了伤，他或许也会出现在广州“三·二九之役”中，极有可能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在马口的那几天，我们几乎天天都会去温锦昌的家，不仅是因为有榴莲的诱惑，更是因为在他的身上，有太多的故事。温锦昌实在是太忙，然而只要有闲暇，他都会高兴地陪我们聊天，甚至穿着拿督的礼服与我们合影。就在断断续续的闲聊中，许多随着时光流逝湮没已久的往事，被他一点点回忆起来……

温锦昌的父亲是在1930年通过锦纶泰的安排，随着下南洋的人潮来到马来亚的。离开信宜池洞镇的时候，17岁的他一步三回头，如果不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谁愿远走异国他乡？他在李季濂的泰有锡矿干了两年，还清锦纶泰的贷款后就转向橡胶园割胶，刚赚够盘缠就回乡将妻子接到马来亚，夫妻俩一起在橡胶园打工，此后便终身再没能够回唐山。

温锦昌排行第五，六岁时随父母从彭亨搬到森美兰。那时所有的胶农和伐木工都住茅寮，他家人多，搭的茅寮是芙蓉镇最大的。家中的生活十分清苦，孩子们很小就随父母去割胶，天不亮就出发，父母在前面割，他们睡眼惺忪跟在后面收。茫茫无边的胶林，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胶水仿佛永远也收不完。

胶农的收入太低，锦昌不愿意像父母那样一辈子困在胶林。1960年，十六岁的他初中毕业了。在母亲忧郁的目光中，他决心离家独自去闯荡，为了改变自

己，也改变全家的命运。他走进了比胶林更远更深更少人迹的莽莽大森林。

身无分文，又无技艺，他从最辛苦的伐木工做起。山蚂蝗、毒蚊子、疟疾、瘟疫……都没有吓倒他，无论多苦多累多危险，他都咬牙坚持。几年后，他学会了开车，当上了卡车司机。每天在山陡林密险象频生的大森林里运送原木，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玩命似的挣钱。除了隔段日子托人带些钱回家帮补家用，他省吃俭用，用了近十年时间，攒下了两万零吉的积蓄，这在当时一般工人心目中，已是天文数字。

1970年，在胶园辛劳一生的父亲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程。送别父亲后，锦昌没有再回原来的伐木场。他只身来到印度尼西亚，直奔森林资源最为丰富的加里曼丹岛。许多华人在那里卖木材都发了财，他也想碰碰运气。先是在一间林场应聘做运送木材的师傅，干了几年后，熟悉了林场的全部运作。后来机缘巧合，一位在加里曼丹做林场承包商的林姓朋友知道他熟悉印尼情况，专程请他去帮忙管理林场。那间林场的大老板是印尼华侨，由林某承包管理，但林某一年到头很少在林场，每次来都是领了钱就回马来亚，平时都委托他管理。有一次林某拿了钱没给工人发薪就走了，大老板很生气，不让他干了，转而将林场承包给温锦昌，包括60多台机械和150多名工人。

从一个森林漂泊到另一个森林，温锦昌终于成了“树头”。他管理和监督着整个林场的运作，从伐木、运木、加工到装船。他将木材卖给新加坡的老板，木材上船之后就结账，账款除支付承包费和工人工资外，剩下都是自己的。一年下来，就净赚了100多万，这是他一生中最威风的光彩，走到哪里身后都跟着两个挎枪的保镖，神气得像是至高无上的君王。

有威风的光彩，也会有黯淡的日子，他的好日子只持续了几年。印尼政府为发展本国的木材加工业，提高产品附加值，自1979年起大幅提高原木出口价格，以限制原木出口。由于他对这一信息反应太过迟钝，导致林场损失惨重而倒闭。他带着仅剩的12万家底，黯然离开了加里曼丹。

回到马来西亚，家已是焕然一新了。在那段辉煌岁月中，他早就让母亲和妻子在马口的黄金地段买了块风水宝地，建起了豪华的新宅。20世纪80年代初的马来西亚，一切都在蓬勃发展中。马口的经济依托农业和林业的开发，也享有了十多年超凡的经济增长，马口一度被誉为“小金山”，诞生了不少百万富翁。他决定不走了，就在马口重新开创自己的基业。

他拿出全部的家底，向马来王族承包了大片山地，搞山林开发。他又以房子为抵押，向银行贷款，买了四台推土机，请了一批工人，自己也亲自上阵，用推土机开路，伐树垦地，清理好一片山地就卖给他人搞种植园，接着开发第二片。每天顶着星光出门，踏着月色归家，连续苦干了五六年，不仅还清了银行贷款，

而且有了颇为可观的资本。他看准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土地的增值潜力，没有什么财富比土地更有投资价值了。1989年，他大手笔买下了一百五十吉（一吉相当于六亩）土地，用于种植油棕和橡胶。他从此有了自己的种植园。

在艰苦创业的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团组织，热心投入各项公益活动，不管是资助学校、公共事业还是扶助弱势群体，他都是领头的捐资者。他为华人社会服务更是有求必应，为当地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人格魅力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他不但担任了多个社团组织的领导，而且被森美兰州苏丹殿下在1989年和1994年先后封赐太平局绅勋衔和拿督勋衔。同时拥有这双重勋衔的华人，在整个马来西亚都屈指可数。

马口高州会馆的庆典活动，隆重、热烈。市政厅礼堂里摆开了几十张铺着红布的大圆桌，座无虚席。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来到这里，满堂生辉，一派喜气洋洋。

为增添庆典的节日气氛，高州会馆特意邀请了马来西亚全国华粤语卡拉OK歌唱公开赛在这里举行总决赛。在庆典晚宴开始后，参加决赛的歌手们次第登台演唱，一首首熟悉的华语歌曲令人分外亲切。忽然想起著名马来西亚女歌星梁静茹，那位祖籍顺德的南洋客后裔，她成长的地方就是马口，她是在马口初试啼声登上歌坛，在2000年时以一曲《勇气》红遍大中华地区，成为“K歌天后”的。还有两年前夺得马来西亚“ASTRO”新秀冠军的颜菀倩，也是马口南洋客的后裔。马口的华人，似乎与歌坛有着不解之缘。

庆典的仪式在逐项进行，看着满堂老老少少的南洋客及其后裔们其乐融融聚在一起，不由想起他们的前辈。当年的前辈们迫于生计远下南洋，奔波劳累在异国他乡，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思乡之情可想而知。他们魂牵梦绕的也许只是家乡的那口古井、村头的那棵老榕树、儿时的那些玩伴，或是妈妈做的番薯糖水、爷爷的那支水烟筒。浓浓的乡愁难以排遣，只有在同乡会馆里，才有倾听乡音、述说乡情的机会。

而高州会馆，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也发扬了家乡人民勤劳善良、重情厚义的优良民风，创会以来，一直尽心尽力，团结乡亲，联络乡谊，扶助乡邻，共谋同乡福利，帮助定居当地的乡亲相继融入了当地社会，在马来西亚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创出了一番事业。乡亲们在当地社会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让人由衷为他们感到高兴。

高州会馆不过是个缩影。其实整个马来西亚所有的华人，都在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做着积极的贡献。

千年东坡墨砚香

盖龙云

九百一十四年前的一个夜晚（公元1100年农历六月二十日，约为阳历8月中下旬），苏东坡即将结束惠州、儋州两地的流放生活从海南岛乘船北返，云散月明之夜，望阔海长天，忆七年来九死南荒感慨万端，即兴赋诗一首（《苏轼诗集》卷43，《苏轼年谱》1340页）：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东坡特有的从容、乐观、旷达、随遇而安跃然诗中。之后，船启航向北部湾驶去，行到雷州半岛西部海域时，天气突变，他就近在雷州半岛西岸登陆，上岸后到了滨海小村兴廉村（今遂溪县乐民镇）暂避风雨，住进一处“净行院”（寺院兼乡人处理公事的地方）里。当地百姓礼遇有加，其中有一位五十余岁的读书人陈梦英更是盛情相待。闲谈中得知，陈梦英先生亦是书香名门之后，是赫赫有名的原琼州（今海口市）刺史陈懋的玄孙。陈懋本是福建莆田人，经科考取仕任浙江宁海县令，于宋初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为宋开国名将、枢密使（国防部长）曹彬慧眼所识，力荐提拔其为琼州太守。陈懋在琼任职十七年，淳化世风，爱民如子，政声斐然。离任北归时，遭遇狂风，舍舟登岸，之后便定居于雷州半岛地区。同为官场中人，苏东坡多年前就知道其人，且久仰陈懋政道官德，突遇